



在官场，权势相争，惊心动魄；及智谋，奇思巧计，叹为观止；
于江湖，侠骨柔情，一世英雄。
随波逐流，另辟蹊径，碰撞出一个无与伦比的玄幻世界。
江南奇女子，洋洋百万言，赢得好评如潮！

一代军师

卷陆

雁门喋血

The great
military counsellor
of that era

随波逐流 著

一代軍師

卷陸

雁門喋血

随波逐流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雁门喋血 / 随波逐流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0.7

(一代军师系列)

ISBN 978-7-5391-5790-0

I. ①雁… II. ①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9474号

雁门喋血

随波逐流 著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市子安路75号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32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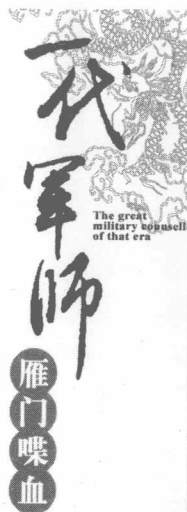
印 张 9.375

印 数 0001-10000

书 号 ISBN 978-7-5391-5790-0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败亦可喜.....	1
第二章	自投罗网.....	12
第三章	一线生机.....	23
第四章	以命抵命.....	32
第五章	将计就计.....	42
第六章	惊闻密辛.....	53
第七章	兵出壶关.....	63
第八章	烈火焚城.....	74
第九章	沙场重逢.....	85
第十章	战事如棋.....	96
第十一章	火烧沁水.....	108
第十二章	四面绝网.....	119
第十三章	杏花疏影.....	131
第十四章	安排香饵.....	144
第十五章	壮士断腕.....	156
第十六章	生离死别.....	168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七章	三路突围.....	179
第十八章	碧血忠魂.....	190
第十九章	代州烟云.....	200
第二十章	势定收官（上）.....	212
第二十一章	势定收官（下）.....	224
第二十二章	忠贞见疑（上）.....	236
第二十三章	忠贞见疑（中）.....	244
第二十四章	忠贞见疑（下）.....	254
第二十五章	狭路相逢.....	264
第二十六章	雁门喋血.....	273
第二十七章	遥望林泉.....	284

第一章 败亦可喜

隆盛元年戊寅，三月十四日，大将荆迟率骑兵三万、镇州军四万越太行白陉，攻壶关甚急。守将刘万利急报晋阳、沁州。三月二十五日，壶关城破。荆迟率军奔沁源，势如破竹。

——《雍史·雍纪三》

天空阴沉沉的，仿佛随时都可能滴下雨来。官道上百余骑士闷头狂奔，个个面沉似水，黑色的战袍上满是征尘。被这些骑士护在中间的一匹青骢神骏非常，上面却是坐着两个人，正是江哲和李顺。这匹青骢是千里挑一的神驹，虽然身上见汗，却是精神百倍。官道两边草深林密，小顺子一边小心地扶持着江哲，一边留心着四周的动静。在这种兵败逃难之时，又是在敌国境内，他必须十分小心。这时右侧林中传来轻微的马蹄声，小顺子抬起右手，百余骑战马同时停住，静悄无声，不愧是大雍最精锐的军队之一。不多时，苏青骑着一匹黑马穿林而出，她迎上众人，扬声



道：“大人，今夜的宿处已经寻到。穿过树林十里处有个无名村庄，那里离官道很远，十分僻静。我在外面转了一圈，几乎没有看见人迹炊烟，里面的村民应该早就逃避兵乱去了，就是还有人家未走，也不足惧。不过为避免打草惊蛇，我没有进去查探。”

我疲倦地道：“我军一到安泽就开始攻城，还没有进行清野，不过冀氏那边的消息过来，这一带的平民不是逃了就是躲进安泽了，这庄子没有人也不奇怪。不过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些，一会儿将这庄子围住，里面若还有人，将他们关在一起。大家需谨慎，我军初败，想要重整旗鼓至少也需数日时间，北汉军若是有余力一定会大索四乡，捕杀我军落单的将士。这几日最是危险，这藏身之地一定要小心防备，不能走漏风声。”

呼延寿提马上前道：“大人放心。苏将军前面带路，我们先围住庄子，然后再逐户搜索，不会让一人漏网。”我微微点头，这种事情他们绝对不会失手的。呼延寿留了几个侍卫跟随保护我和小顺子，便先赶过去了。我想着不会有什么问题，就让小顺子放慢了速度缓缓前行。林中道路崎岖而且被枯草掩盖，不能疾驰，可见这是一个平日很少有人往来的村子，若非是为了逃避雍军，恐怕这里的村人还不会离开。

走了半晌，眼前的道路突然宽阔起来，也平整了许多，露出光溜溜的泥土表面，这里应该是村人常来常往的地方。我向前一看，果然已经到了密林的边缘，小顺子催马加鞭，策马走出林子。我只觉得眼前一亮，豁然开朗。密林之后是一片低洼的谷地，谷地中心有一个数亩方圆的小湖泊，湖水清澈见底，湖面上冒着蒸蒸热气。想必这个湖泊是温泉汇聚的。

湖边分散着三十多户人家，错落有致，屋舍之间阡陌交错，

隐隐带着清逸之气。想来若是承平时期，这个村庄必是世外桃源，可惜现在却成了杀伐的战场。四十多个虎贲卫将整个村庄四面围住，而其中一座农舍前，却传来呼喝争斗的声音。我心中一惊，虎贲卫个个都是一流高手，怎么会在这个小村庄遇上对手？我的好奇心膨胀起来，连忙示意小顺子快些过去，小顺子大概也担心出了纰漏，策马片刻就到了那座农庄之前。

这座农舍占地半亩方圆，正房有三间，两侧各有三间厢房，房舍都是青石搭建，十分宽敞明亮。农舍四周篱笆稀疏，院内有一个小菜园，种着一些青菜，还有两垄菊花，可见这里的主人并非寻常农夫。此刻院中两个虎贲卫士正联手和一个青年农夫交手，呼延寿负手站在院门处，十几个虎贲卫士将这座农舍围得严严实实。见我停在院门之外，呼延寿急趋而来，禀报道：“大人，庄子里都已经清过了。这里的村人想必早就离开了，只有这家人住，还是一个高手。”

我点点头，仔细看去，但见那农夫大概二十八九岁年纪，相貌俊朗，鼻直口方，身材英伟。他死死守在正房门前，手中一柄单刀，将两个虎贲卫士挡住，仍然是游刃有余。

小顺子看到这种情形，皱眉道：“怎么不让人从窗子进去，前后夹攻？快些将人制住，公子还要休息呢。”

呼延寿赧然道：“属下见这座农舍的格局在整个村子里最是开阔，景物也优雅，原本想请公子在这里休息的，所以不想破坏屋舍。”

我心中一动。这座农舍果然清幽，也亏呼延寿想得周到。这时呼延寿大概是见小顺子脸色不好，连忙道：“大人稍待，属下这就亲自出手。”说罢便退了几步，转身拔刀向正房门口走去，



他气度沉凝，那个农夫面上闪过绝望的神色，手上的招式也有些散乱。呼延寿果然是虎贲卫中数一数二的高手，他的刀法刚猛凶狠，将那农夫迫得捉襟见肘，不过数招，农夫已是气喘吁吁，到底是久战力疲。那农夫一个失足跌倒在地，呼延寿一刀斩向那农夫。留着这样一个高手，只怕会有麻烦，所以他毫不手软，决定斩草除根。

这时屋内有人高声喝道：“刀下留人！”呼延寿原本也料到屋内可能有人，否则那个农夫不会死守正屋，但那人声音沉稳威严，让呼延寿心中一动，手中的横刀骤然停住，刀锋架在那农夫脖颈上。那农夫怔怔地望着呼延寿。

这时房门被推开了，一个身穿灰衫的老者站在门前。他神色憔悴，骨瘦如柴，手中拄着一根拐杖，看上去大概五六十岁年纪。此人虽然一副病人膏肓的模样，神情气度却是佼佼不群。

呼延寿冷冷地望着那个老人，厉声道：“你是什么人？快将来历说出。如稍有隐瞒，休怪本人刀下无情。”

那个老人漠然一笑，目光却落到院门外被几个侍卫护在当中的那骑青骢上。一个身穿青色大氅的文士骑在马上，神情带着淡淡的疲倦，两鬓微霜，发色灰白，似乎年纪很大，但是看他容颜，却是清秀儒雅，面白如玉。还有一个青衣少年容颜似雪，神情如冰，牵着马缰侍立一旁，他清俊的气度中带着森然。

老人叹了一口气，道：“诸位想必是大雍贵人，何必为难我们这些乡野草民？小徒抗拒诸位将军，实是因为诸位来势汹汹，还请大人恕罪。”

那青年农夫高声道：“你们要杀就杀我一人好了。伯父年迈，又卧病在床多年，你们总不能滥杀无辜吧？”

呼延寿将手中横刀向前一送，那青年顿觉咽喉刺痛。呼延寿冷冷道：“不问你不许多言。”那青年眼中怒火熊熊，却只能闭口不言。呼延寿再次看向那老者，森然道：“姓名？来历？我不想再问一次。”

那个老者轻轻摇头，道：“老夫纪玄，将军想必没有听过。”

原本神情疲惫的我听到纪玄的名字，神情一振，朗声道：“纪玄，纪子城，北汉立国之前，曾是太原令刘胜帐前长史。熟读经史，精通易经算学，素为刘胜信重。刘胜立国之后，纪玄不满刘胜悖逆，遂挂冠而去，令刘胜扼腕不已。想必就是先生了。”说罢，我翻身下马，缓步走向农舍，向那老者深深一礼，道：“末学江哲拜见纪老先生。晚生久闻老先生学问高深，高风亮节，今日一见，幸何如之。”

说完这番话，那倒在地上的青年农夫眼中闪过一丝诧异的神色。纪玄目中也闪过幽深的光芒，道：“原来是南楚状元、大雍驸马、楚乡侯江哲。老夫虽然蛰居乡里，但是听说过侯爷声名，想不到侯爷竟会屈驾到此。”

我听他语气便觉不善，这个纪玄只看他昔日因为不满刘胜立国就挂冠而去，可见是一个恪守忠义之道的人。我虽有才名，却是先事南楚，后事大雍，又娶了长乐公主为妻，这个纪玄一定将我当做贰臣贼子看待。

所以我很知趣地没有继续表示仰慕之情，遂转移话题道：“那位兄台称老先生是伯父，莫非是您的侄儿？”

纪玄神色怦然道：“此子赵梁，字文山，是老夫挚友代州赵颐之子。老友夫妻死于战乱，这孩子自幼就在老夫身边长大。我和他父亲兄弟相称，这孩子便叫我伯父，实际上却是情同父子。



前些日子闻听雍军攻沁州，沿途残杀平民，乡人恐惧不安，都已经北上避难。只有老夫身染重病，经受不起路途颠簸，只得留下待死。这孩子孝顺得很，坚持不肯自行逃去，还望侯爷看在小侄鲁莽无知以及一片孝心的分上，饶了他的性命吧。”

我看了那个赵梁一眼，心中倒很是敬佩。这人的确是个孝子，为了伯父不顾生死，见他方才一直挡着门口，想必是担心我们伤害他的伯父。他既然跟在纪玄身边，必定熟读经史，武功也是不错，倒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这个赵梁倒是可以延揽的人才。想到这里，我便露出笑容道：“原来赵少兄是至孝之人，呼延将军，你退下吧。属下多有得罪，还请少兄见谅。”

呼延寿收刀退下，那赵梁站起身来，连忙过去扶着纪玄。刚刚从鬼门关捡了一条性命，赵梁面色十分苍白，他恭恭敬敬地道：“侯爷大量，赵梁感激不尽。还请侯爷手下留情，不要伤害伯父。”

我正色道：“纪老先生是儒林大家，哲为后学末流，焉敢有加害之心？只不过我军新败，需要在此修整一段时间，还请赵少兄留在村中不要擅自行动，待江某离去之时，必定还两位自由。”

赵梁面上掠过喜色。我见他喜形于色，乃知他城府不深，心中越发喜爱，又道：“本来村中空宅不少，可我麾下多是武人，唯恐他们不知礼仪惊动纪老先生。再说我也喜爱此处清雅，不知道纪老先生可容江某在此寄居？”

纪玄重重一哼，若非是担忧赵梁的性命，他怎会容许这样一个不忠不义之人留在自己家中？但情势比人强，他也是无可奈何，冷冷说道：“侯爷有命，老夫焉敢不从。蜗居简陋，倒是让侯爷见笑了。梁儿，将东西收拾一下，我们到别处去住。”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这个老先生可真是有趣，这是在嘲讽我

鹊巢鸠占吗？不过我心中倒是挺高兴，至少这个纪玄懂得退让。

这时，我叫住这就要进去收拾行李的赵梁，歉意地道：“赵少兄且慢。老先生不要这样说，哲乃是末学晚辈，怎敢将老先生逐出住处？哲见两侧还有厢房，就借一间客房暂住，不知尊意如何？”

纪玄脸色缓和下来。我这样容让，他也难以恶言相向，便道：“如此多谢侯爷海量。东厢客房梁儿常常清扫，就请侯爷委屈一下。”

我笑着答应。骑了半天的马，我几乎有些支撑不住了，揉揉额角，勉强道：“晚生体弱，不堪风尘，就先告退了。请老先生也回房休息吧，明日哲还要向老先生请教呢。”

纪玄其实也沉疴在身，刚才说了这许久的话也是强撑着精神，便拱手告退，回房休息了。我则被小顺子扶入厢房，那间厢房果然雅洁，也不需整理，我除去大氅，倒在床上，几乎是一沾枕头就进入梦乡了。

一觉醒来只觉神清气爽，睁开眼睛便看见小顺子坐在窗前，手里拿着一本书卷正看得津津有味。虽然我只是轻轻一动，小顺子却已经发觉我醒了，他放下书卷，拿了一杯热茶走过来。我灌下这杯热茶，觉得精神好了许多，腹中却饥饿起来。小顺子淡淡道：“厨房里面热着饭菜呢，我让他们端来。”

我起身披上外衣，懒洋洋地道：“也好。”小顺子出去吩咐一声，不多时，苏青端着一个木托盘走了进来，上面放着几样清淡的小菜。我一看是苏青，不由有些尴尬，埋怨道：“小顺子，怎么让苏将军做这样的事情，岂不是太失礼了？”

苏青倒是落落大方地道：“末将睡醒之后见到呼延将军一直



不肯休息，问过之后才知他一定要亲自值夜。末将想这几日不知何时会有苦战，不愿他这样辛劳，所以自请替他值夜，大人只管把末将当成呼延将军，不用介意这些许小事。”

我这才松懈下来，想来苏青常年在军旅当中，恐怕早不将自己当成女子了。我拿起竹筷正要用饭，外面传来侍卫的轻叱声，我不由停住了筷子。苏青闻声走了出去，不多时回来道：“大人，是那位赵梁赵公子，他得知大人醒了，想要求见。”

我心中觉得奇怪，道：“让他进来吧。”反正这个赵梁也翻不出什么大浪，我也就没有放在心上。谁让我身边有小顺子这个高手呢，非要是段凌霄或者秋玉飞出现，我才会觉得危险吧。

不多时，赵梁走了进来，他一进房门就跪在地上，连连顿首。我心中奇怪，想要上前搀扶，不过小顺子一道冷眼过来，我立刻自觉地缩回手，问道：“赵少兄为何如此？还请起来说话。”

赵梁没有起身，只是抬起头道：“草民有不情之请，恳求侯爷救我伯父性命。”

我心念一转，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纪玄沉痾缠身，我虽没有替他诊脉，也知他病得很重。原来这赵梁是求医来了。虽然我几乎很少替人看病，但这不过是小事一件，我慨然应允道：“哲在此承蒙少兄款待，这件事情自然没有问题。等到明日，哲会亲自替纪老先生诊脉。不过生死有命，哲也只能尽力而为。”

赵梁喜道：“草民叩谢侯爷恩德。只要侯爷肯出手医治，不论如何，草民都只有感激涕零的道理，怎会怨怪侯爷。”

我看看桌上的饭菜，笑道：“如今已是深夜，少兄想必是久候了，恐怕也是腹中饥饿，我一人用餐也无聊，少兄不妨和我一起用餐吧。”

赵梁焉敢和我同桌，不过我主意已定，一会儿，另外一副碗筷拿来了。赵梁只是象征性地吃上少许，我则是一边用餐一边和他说话。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个赵梁真是熟读经史，对于时事也是了如指掌，完全没有蛰居乡里的闭塞。我和他谈得甚是开心，最后说道：“赵少兄如此人才，却屈居乡野，待我大雍入主沁州之后，不知少兄可愿为大雍效力？”

赵梁神色数变，终于问道：“草民有一事不明，还请侯爷赐教。”

我品着香茗，口中应道：“文山有何事要问？”

赵梁肃容道：“如今雍军败于安泽，为何侯爷全无一丝烦恼，竟似胜券在握？莫非是雍军此败也在侯爷计算之中？”

我手一抖，茶水几乎溢了出去。我用崭新的眼光看向赵梁，原本以为他只是一个人才，现在看来竟是奇才，只从我片言只字就看出了这许多东西。我放下茶盏，正色道：“此事涉及军机，文山可是真想知道吗？”

赵梁心一抖，但他十分明白自己的处境，既然江哲出言招揽，自己恐怕没有脱身的可能。所以赵梁坚定地点头道：“草民很想知道其中原因。”

我心想：这可不是我设下圈套，而是你自己上钩的，便坦然笑道：“虽然有些事情还不能说给你听，不过此败我并未放在心上。北汉军水淹安泽，那是两败俱伤的打法，可见北汉军已经后力难继了。我军虽然战败，可是因为撤退及时，主力并未受损，我想北汉军接下来最大的可能就是撤到沁源，诱使我军深入敌境，到时我军粮道补给艰难，北汉军就可以从容对敌了。可我军自始至终就没有抱着轻易取胜的心思，这场惨败只会让我军士气更加高涨。粮道虽然受阻，但我军泽州水营还有几十艘战船，



只要征用民船，就可以维系粮道，只需稳扎稳打，沁源并非难以攻下。更何况我军偏师应该已经在攻打壶关，只要壶关一破，两路大军围攻沁源，破城只是迟早的事情。”

赵梁听了心中一沉。既然雍军监军如此深信必胜，那么雍军士气必然高涨，不论沁源能否攻破，这一战都会让北汉损失惨重。虽然江哲没有说什么奇策，可是只需堂堂正正汇集足够的兵力，再有齐王李显这样的名将指挥，果然不需要用什么计策了。他虽是北汉人，可是既未出仕，又受纪玄影响，也没有忠于刘氏的意思，所以归顺大雍对他来说并非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不过想到逃难的乡亲，赵梁又问道：“请问侯爷，大雍既然有一统天下的志向，为什么这次攻打沁州却是沿途烧杀，驱民众北上？这等情势，实在令草民费解。”

我心道：清野之事事关军机，可不能告诉你，便只是轻描淡写地道：“沁州军民和大雍连年作战，几乎家家都有子弟死在战场之上，我军不希望留下后患骚扰粮道，所以才驱民北上。其实除了威慑，我军并没有大肆残杀平民，等到战平之后，我军自会出榜安民。”

赵梁心中仍有不解，但他明白自己知道的已经足够，便起身下拜道：“若是伯父同意，赵梁情愿投靠大雍。只是赵梁乃北汉国人，还请侯爷宽宥，允许赵梁不参与大雍和北汉之战。”

我连忙将他搀起道：“此事我可以做主，必不让少兄为难。”我心里盘算，将来派他安抚地方最好不过，当然不能让他北汉军民眼中成为叛国罪人。

第二日我替纪玄诊治，幸好纪玄的病还可以治，只是如今药物不全，我便先用针灸和手头一些药物替纪玄固本培元，等回到

军中就可以着手医治他了。至于赵梁投效我的事情，纪玄只是叹了口气就不再过问。其实他也明白，即便我离去之时不杀他们灭口，只怕日后北汉军也会将他们当成叛国贼子杀了，赵梁若不投降也没有别的路好走。我几乎想大笑出声，有了纪玄在手，将来北汉士子就会比较容易接受大雍的统治。我得到这两个人，对于皇上来说，恐怕比起攻破一座北汉城池的功劳都要大得多呢。

我见这里隐蔽，索性就留下不走了。反正一动不如一静，只需等上几天，就可以与李显会合。而且这里还有温泉，每天吃着粗茶淡饭，手里拿上一卷古书，和纪老先生辩辩经义，真是神仙一般的日子啊。



第二章 自投罗网

隆盛元年戊寅，三月二十四日，齐王李显重整大军至安泽，
北汉军退守沁源。

——《雍史·雍纪三》

我舒舒服服地泡在温泉里，正眯着眼睛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突然从岸边传来苍凉的歌声：“鸢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①我惊得几乎在水里一个踉跄栽倒。这个纪玄，真是太过分了！前两天和他辩经义的时候被他驳得体无完肤也就罢了，毕竟他是经学大家，我甘拜下风。可是这老先生这两天脾气见长，没事就在那里吟诗颂赋，这也算了，文士雅好，无可厚非。可是他不能老在那里吟咏屈子的辞赋啊，什么“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什么“亦

^①屈原《离骚》，战国。